

解經華南





南華經解



光緒丙申九月
桐城方氏刊本

文通先生書郭象註莊子後

世稱郭象善解莊郭象惡知莊邵子曰其言大都有所本本者生人之命脈郭象謂莊子可謂知本似矣然郭象惡知莊子之本哉莊子外雜篇皆宗老子之旨發揮內七篇而內七篇之要括於逍遙遊一篇逍遙遊篇形容大體大用而括於至人無己一句是非莊子之本與象曾不解此旨第以小大自適各一逍遙耳至齊物論之眞君宰養生主之主德充符之德大宗師之所謂大宗師明指所謂本者以示人也而象皆含胡言之象豈知莊子之本哉蓋彼所謂知本者所云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而已不知己將虛空品物打作兩截故其註雖抱定

南華經解 卷首

一

自然二字以爲宗旨正所謂豁達空釋氏斥爲自然外道者也豈老子之道法自然者哉老子之自然卽莊子之自本自根以道本自然耳非別有所謂自然而道又法之也然則彼所謂知本豈莊子所知之本哉不知莊子之本惡知莊子特晉人清談陋習竊取老莊緒言文其淺鄙誤國敗俗上誣古人下惑後世者也而世固稱爲善解莊豈非以聾審音以盲辨色哉夫莊子自謂世沉濁不可與莊語而是不是然不然郭象乃以曠蕩無歸之說解之失之何啻千里自有其註遂眞以莊子爲放棄禮法肆無忌憚之妄人若郭象之徒者莊子之罪人耶解莊者曾無善本象註最古而舛謬若此他更何論卽大抵讀古人書當

得其大旨所在而又必貫通文義莊子之文亦可謂奇而法矣
參伍錯綜而有條不紊得其旨通其義如庖丁解牛游刃有餘
而技經肯綮之未嘗世之解莊者殆皆所見無非牛者耶老子
曰言有宗事有君莊子曰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又
曰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猶且暮遇之也彼固知後之
人之不能得其本也已於乎老莊偏於清靜無爲好其說者尙
不知其本之所在而况吾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合外內而通晝
夜者乎而世之儒者以小智小節測之重篇累牘爭訟不休皆
曰吾得聖人之本矣歷觀前儒之書得其本者寥寥數人不知
其本之所在而自以爲得聖人之本者開卷皆是也於乎其惡

南華經解 卷首

二

能不上誣古人而下惑後世乎而世每稱爲善知聖人非如聾
者譽聾者之聰希師曠瞽者頌瞽者之明比離婁乎是其榛蕪
中道茅塞坦塗尤可懼之大者也若郭象之註莊固不足論

總評五則

南華老子之後勁而佛氏之先聲大抵痛人鑿性遁天桎梏名
利拘墟見聞而爲解其縛者也其辭放其音悲其旨遠其爲文
也恢愜而精密不通其文未有能知其解者也邵子曰其言大
都有所本本者生人之命脈通於此而後語言千變萬化而不
窮庶幾知其解者與

昌黎曰易奇而法莊子之文亦可謂奇而法矣不知其法但炫

其奇直欲以不解解之陋哉世之讀莊子者也且有不解其義而妄爲批評者尤不知恥之徒也

老子是狷之至莊子是狂之至佛則掃蕩殆盡矣雖然其如天理不可磨滅何

孟子爲我二字斷盡老莊兼愛二字斷盡佛與告子辨性斷盡陸王心學論高子之固與鑿斷盡近世之漢學真亞聖曠世才也

自來解莊者無善本文義尙不能粗通遑論精蘊乎予出入二氏二十年矣始知聖人之道曾批莊子內七篇又記外雜篇大意今購得郭象註本不欲更妄言之三兒敦吉請批出以便誦

南華經解

卷首

三

讀因聊分大略要之莊子之書與內典同其旨在語言文字之外非全智而忘言者未易窺其涯涘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辭意淺陋與莊子文全不相類信乎其爲僞作也應刪莊子內其宗旨故各取篇名以命意外雜篇則概摘篇首之字爲目此四篇既列於雜篇而標題亦不類并足證其爲僞也敦吉謹識而或者因疑他篇中亦有後人屢入者則又一人私見而未卽莊子之文熟玩之矣咸豐戊午孟秋碩存子識於膠西

南華經解目錄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南華經解目錄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南華經解目錄

寓言 合列御寇
為一篇

天下

齊俗

漁父

盜跖

卷之五

田子方

山木

知北遊

雜篇

南華經解

桐城方文通先生評

子敦吉厚之述

內篇

逍遙遊即孟子立大體意培風御氣即是孟子養氣

逍遙遊

狀大體大用也無已故無體無功無名故無用無體之

立而用後故先用

北冥

其名為鯢鯢之天不知其幾千里也

北冥所以養也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

千里也怒而飛

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

將徙於南冥

有物嚮明而治也南北皆有象恍兮惚兮其中

南華經解 內篇 逍遙遊

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

一證喻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

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

風大以風喻氣伏而上者九萬里

去以六月息者也

述諧未竟下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

吹也

三句寫風息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

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五句寫飛之高下之且夫水風喻中

喻之積也不厚則負天

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

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天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天

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

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論且住下文再述諧言蜩與

鷦鴂笑之

下土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

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述諸竟下。適以適喻。文再議論。飛亦喻。

中喻莽蒼外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

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寫笑者。小知以下申寫無知。無知者之限於小也。不及天。

知小年。以年喻知。亦喻中喻。不及天。奚以知其然也。朝菌。對大椿。不知晦。

朔。蟪蛄。對真靈。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神龜。者以五百

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

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對彭祖。匹之不亦悲乎。議論。湯之

問棘也是已。再證。證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

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

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

南華經解內篇逍遙遊

後圖南且適南冥也。即諧。前大半。斥鴳笑之。英雄所見。大抵相同。曰彼且奚適也。

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

彼且奚適也。即諧。後大半。此小天之辨也。一句斷。首段狀大體也。以

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效也。一國者。其自視

也亦若此矣。斥鴳耳。而宋榮子猶然笑之。笑其小也。且舉世而譽之

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內道德而外富貴。辨

乎榮辱之境。仁則榮。不仁則辱。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不汲汲

雖然猶有未樹也。猶未能忘功。名也。未大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

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不汲汲。功名也。此雖免乎行

猶有所待者也。未忘己也。大未化也。若夫乘天地。陰陽。之正。而御六上下旁氣。

活然之辨以遊點遊字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夫焉有所倚四句還實至人無己無己則

待之有無非己何故曰至人無己束上也無己故無體無體之體是為

用何體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起下也無功無名故無用無用之名

之有全用是體何用之有至則神矣神則聖而不可知之謂

矣一人而已矣要之只一無己而已毋我無我相同一究竟

所謂厄言也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

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證中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

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

實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

腹證中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我無所用於世世無所用於我兩無所用而大用以

南華經解內篇逍遙遊

三

矣神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證中喻此節證聖人無名肩吾

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天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

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同綽約若處子不食

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

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誑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

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證中豈惟形骸有聾

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聾盲之言猶時是女也是也之人神也

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斬求乎亂治也孰弊弊焉以天下

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天浸稽天而不瀨天旱金石流土山焦

而不熟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證中堯治天下

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許由齧缺王倪披衣藐姑射之神人汾水之

陽堯都窅然喪其天下焉此節段援證也所謂重言也惠子謂莊子曰

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可容五石之實以盛水漿其

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

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天矣宋人有善爲不

龜音皴皴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

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

南華經解內篇逍遙遊

敗越人列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

則所用之異也喻中今吾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

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蒿

之閒者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

繩墨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

而無當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

伺也遊敖者人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犖牛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喻中今子有大樹

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

困苦哉。○未段狀大用也。以大瓠大樹狀大用亦所謂寓言也。全書總不外此三言錯綜成文後不細標。

齊物論。則體卽用而妙無用之用也。眞者體也。明者用也。我喪庸物論不齊。

而自齊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天字全篇主腦所謂眞也。所以明而無耦也。物所以化也。

噓噓字對下。嗒焉似喪其耦。此則非眞顏成子游立侍乎前。噓噓字參看。嗒焉似喪其耦。餘二則非眞。

曰何居乎。形以爲身。固可使如槁木。如之耳。大。而心。心本無。有。心。形。字。以。爲。身。固。可。使。如。槁。木。地。同。春。而。心。生。因。境。

本段線索。固可使如死灰。如之耳。活。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

几者也。依舊是渠。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

知我喪者是誰喪耦。喪女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

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借

籟以喻。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呶。而獨不聞之。寥寥

乎。山林之畏佳。林木搖動貌。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

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竅不齊。喻成。形不齊。激者。謔者。叱者。吸者。

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輕。而隨者唱喁。重。聲。冷風則小和

飄。風則大和。聲不齊。喻成。風已過。而木。屬風濟。則眾竅爲虛。過。風。而獨不見之。

調調之刁刁。枝搖動貌。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

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竅萬不同。齊。而使其自己。也。

聲之自咸。其自取。皆其竅之自取。如師。怒者。其誰耶。耶。風使之怒。

已出者。咸其自取。成心而有是非。然也。怒者。其誰耶。耶。風使之怒。

使。之。耶。殆。有。眞。者。君。宰。之。耶。此。上。先。大。知。而。有。是。非。其。實。種。種。

借風喻起。下乃承喻意。指點正意。猶窳然。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詹如

亦猶窳聲然也。閑閑小知閒閒。猶窳然。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詹如

南華經解 內篇 齊物論

五

語也言不齊猶聲然其寐也下承大知魂交其覺也形開不能如與接為
構我相接日以心鬪死不能如縵者曲深害者細小恐惴惴防
大恐縵縵畏忌凡以其發小言來若機括其司是非非者
論也全篇之謂也發為其留守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勝心其
是非根此之謂也是非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
殺消承形開說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
流浪不可使復之也誰肯其厭也下四句憫其心如絨以言
生死老謀近死全篇死之心莫使復陽也謂其以是非相
其老逾也深算近死全篇死之心莫使復陽也謂其以是非相
死矣幻聲喜怒哀樂慮嘆變復疑憂姚伏啟也態作樂出
虛耳幻聲蒸成菌耳幻相日夜此下示幻妄中必有真者君宰之亦
必有怒相代乎前只此妄知念無有已時而莫知其所萌怒者其
齊物論

南華經解內篇齊物論

已乎已乎止於至善旦暮得此彼也指其相所由以生乎萌非

彼也無我非我無所取咸其自取是亦近矣夫何遠之有而不

知其所為使使其自己若有真謂誠也但莊生所見自別耳

宰真宰即所而特不得其朕視之不聞搏之不得可行其使已信有

宰而不見其形凡所有相有情實也而無形不見上從妄心百

骸九竅六藏四大假借該而存焉有件吾誰與為親誰是我女皆悅

之乎則有其有私悅焉非我如是內外形骸皆有為臣妾乎誰

做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鼻應不為口嗅其遞相為君臣乎頭

應運手足其有真君存焉鼻應不為口嗅其遞相為君臣乎頭

求而各師成心形化而心與之然也得真情與不得無益損

乎其不為堯存一受於成其役其成形即為不亡真君萬

待盡幻形百與物我立相刃也逆相靡順也其行行可盡如馳往來而

莫之能止無有了時不得不亦悲乎悲可終身役役忙了一生而不見

其成功到頭一藹然疲役役役疲役而不知其所歸汝將矣適

不得其真場空夢可哀耶可哀人謂之不死動祝千奚益幾見百年人

何所歸消其心與之然心死死可不謂大哀乎於心死人之生

也醉固若是芒乎夢死其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古今天下

夫隨下哀其師其成心一役成心而師之一師成心誰獨且無

師乎各是其是奚必知大知代而心心以自取非我無

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人隨聲附和者也而有是非者

南華經解內篇齊物論

貪人唾餘匹地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裏足開路程是以無有

為有以目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禹雖神聖未吾獨且

奈何哉此一種人更奈何他不夫言大言非吹也言者有

言有言其所言者所使特未定也誰怒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

耶其以為異於叢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天籟但尚在叢中未

首段言物論所以此而妄是妄非互是非真逐妄各役成形而各師成心

不知其同也道惡論者莫若以明也乎隱而有真偽言道言字本

惡乎隱而有是非論者莫若以明也乎隱而有真偽言道言字本

不可道隱於小成見偏言隱於榮華浮故有儒墨孟子拒楊墨莊

之流也固老氏之是非首段揭是非此段更揭儒墨之是以其所非

而非其所以物論不齊只欲是其所以非其所以則莫若以

明誠則明慧生定定生慧以上言齊之莫若以明物點物無

非彼物無非是也自彼則不見在人則自知則知之在已則故

曰彼出於是喪故是亦因彼喪故彼是方生之說也生則有彼

矣雖然方生方死謂物也原是生於死方死方生有生必有

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我耦既生因是非因非因非因非因是

以是因是以聖人能全天不由而照明之於天原明於天亦因

是也亦因物是此亦彼也喪彼亦是也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

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我耦

謂之道樞也天也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

南華經解內篇齊物論

亦一無窮也無非天籟故曰莫若以明照之於天則道樞獨得彼是

之故也以明以指我喻指我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實相非相喻

指之非指離相也馬喻馬之非馬著相不若以非馬喻馬之

非馬也離名天地一指也耳萬物一馬也然只是一耳所以可乎

可謂之不可乎不可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便成路物謂之

而然便成名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然不可不亦

物固有所以然性物固有所專長無物不然一性無物不可

眾長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慝怪道通為一而萬事

畢同一天真也知其通為一何不可然其分也成心也分

物則成其成也毀離君也毀一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復命

照之於天未有不通為一者也一則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

用而寓諸庸庸中庸二字莊子分拈出復命曰常知常庸也者

無用也者乃用也者照之通也復一通也者得也得其適得

恰好好而幾矣道樞因自然是已已乎已歇即菩提而不知其

然謂之道以明者如此勞神明為一得謂之以明而不知

其同也通一謂之朝三勞神明為一與不知通為何謂朝三曰

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

皆悅名實未虧本同一而喜怒為用神勞亦因是也聖人因天

常人是聖人再歸重和之以是非因則和矣而休乎天均則

因我休是以聖人聖人一神兩化是亦一無窮古之人更援古之以

則均矣是之謂兩行無窮非亦一無窮者起下三子

南華經解內篇齊物論

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了了見無一物也

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上拈一字物無人也無佛大千

之所以本齊也此破物字論之所以不齊也至矣盡矣不可以

加矣人其次兩其次也以為有物矣有物則而未始有封也無

我其次以為有封矣有是非而未始有是非也非之彰也無

斥自以為明者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有物則

不得謂之以明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有物則

之所以成其分也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

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是非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

也未始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

知蒙大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傳後惟其好之也愛

所以以異於彼自彼則不見也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欲明於

自知則非所明而明之以其昏昏故以堅白堅石白之辨終接

心闔終身役役而其子昭文之子又以文之綸終世業相傳門戶以分終身無

成不見其成功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

成乎物與我無成也同歸於盡是故滑稽之耀寂光普照聖人

又歸重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又點以上

聖人旨也以明者照之於天也照之於天者因是也因是者今且下

不用而寓諸庸也是謂道樞是謂天均是謂真君宰今且下

并已齊物論之言掃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論類乎其與是不

之而折衷於聖言也論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且

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且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

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

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

矣掃已而未始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

於秋豪之末有言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

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掃已既

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

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

有乎無適焉因是已掃已夫道未始有封道惡乎往

言未始有常言惡乎存為是我立而有眡也請言其眡有左有

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入者相六合之

外聖人更歸重聖人莊子何嘗不尊聖人此段層層歸結聖人

可知其意矣未可因其放論而議之以意逆志可也

南華經解內篇齊物論

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清辨也者。有不辨也。辨不

何也。聖人懷之。予欲無言哉眾人辨之以相示也。不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多所怪夫大道不稱。非常道大辨不言。說時默大仁

不仁。大廉不嗾。白潔大勇不忤。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仁常

而不成。有常愛廉清而不信。勇忤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

道本圓通故知止其所不知。未始有物至矣。知有孰知不言之辨。言

不道之道。道至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無盡注焉而不滿。酌焉而

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無所從來此之謂葆光。光而不耀以明

更辨聖言之不同於物論以證之。次段示齊之道。總承惟在破妄存真照之於天而已照之於天乃所謂明也。故上文

南華經解內篇齊物論

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脗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并

出。萬物皆照。蒙上照字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此謂以明此謂葆光

證莫若以明也蓄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

止其所不知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

吾惡乎知之。玄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

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

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猨

狌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鱗與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

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言齊
是非所以齊論也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

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

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

外死生無變於己而况利害之端乎以上因言至人全真以齊

也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也孔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法尙應捨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是名說法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

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

南華經解內篇齊物論

也何足以知之庸詎知吾所謂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

見彈而求鴟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庸詎知吾所謂女以妄聽之

奚猶言何旁日月挾宇宙包天括地為其脗合溥合置其滑涪

掃除一切四以隸相尊優孟眾人役役如享太牢如春登聖人

愚菟我愚人之參萬歲而一成純悠久無疆為物不二純萬物

盡然而以是相蘊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予惡乎知悅

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參萬歲

純萬物盡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

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

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

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以隸相尊。眾人役。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音的。至也。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以上指出真君幸。以證齊死生也。既使我與若辨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我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

南華經解內篇齊物論

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起下彼大聖也。知而照之於天者。也。以明也。真君也。耶。此節先言死生後言是非。錯綜爲文也。此二節蒙是非。死生以證有真君。宰也。○三段引重言證之也。何謂和之以天倪。雜篇云。厄言日出。和以天倪。曰。自問自解。以不遇。因以曼衍。曰。解人聊以自解耳。是。不是。是。然。不然。所謂然亦。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此不是。然。亦。無。辨。指物論言。是。道。離。是。非。未。必。然。也。亦。無。辨。與。物。論。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無。異。也。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相。化。聲。和。之。以。天。倪。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故。寓。諸。無。竟。故。寓。諸。無。竟。年。忘。義。振。於。無。竟。

無窮也。此莊子用功處。故寓諸無竟。凡我言化聲而己忘。

相待而論齊矣雜篇自序云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巨
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又曰其應於化而解於物
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竭其來不竭其來不竭其來不竭其來不竭
子自表其立言之旨即束第二段所謂今且有言云云也

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
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蚺蜩翼耶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成形成則死生如形影之相待於不相待而物齊矣此亦莊子自道

言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
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總結與篇首喪耦喪我

已以結也養生主即用即體而全無體之體也無體之體乃所謂主也

南華經解內篇養生主

古

吾生也有涯人生不滿百而知也無涯常懷千歲憂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而危矣生失所養已殆而為知者便是主人殆而已矣所養而危矣

為善無近名元元不作善為惡無近刑騰騰不造惡緣督以為經寂寂絕

可以盡年世所同慕者言之而非其至焉者也印之末段自明

履膝之所踣首段揭養生主之要訣砉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

中經首咸池樂章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清靜進乎技修鍊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

目視官也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

技經肯綮之未嘗未嘗經小肯綮而况大瓠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眾也

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

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

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

每至於族交會處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

微譏然以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

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點養生字段喻

之妙用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足也證養生主不在

形全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生來人之貌

南華經解內篇養生主

五

有與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繫戀富貴以養形者皆求畜乎樊中者也神雖王不善也一證喻

老聃死證養生主不貴留形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始以為人故不免於

號而今非也非人則天矣今知為天則洒然而出太宗師所謂而已反其真也向吾入而弔焉

此下是說哭者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指老者者

其所以會之錯會死生之理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言哭發

不能是遁天倍情死生命也皆忘其所受人之死而哀之也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此層申適來夫子時也說老子適去夫

子順也儻然而來儻然而往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未嘗悅生未嘗惡死古者

曰益多順始無窮彼將順其初而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

人之前矣而若亦徒作惡愈無窮矣且昔者五層聖人且不能以德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

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指其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

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指諸國君用兵不止諸侯於

而求實無己求吾所是皆求名實者也好名則拒諫而

獨不聞之乎名實者求名聖人龍逢比之所不能勝也在下死

在上攻而況若乎五層一層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

回曰端而虛外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外

道德充甚自孔揚矜張采色不定喜怒無常常人之所不違人莫因

南華經解內篇人問世

案苛求人之所感人之以求容與其心自名之曰日漸之德日

德漸所成而成况驟臨以將執而不化外合虛端而

而內不訾勉而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

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

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蹠曲拳人臣

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耶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

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

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

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察也正之之術太多

雖固彼雖固亦無罪亦不加罪雖然止是耳矣止於免罪耳夫胡可以

及化終不能化猶師心者也虛顏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

尼曰齋吾將語若有法而為之其易耶自謂易濟易之者為易聾天

不宜已失其天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

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

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心體也氣也者虛點虛字虛則無用而神於用矣而待物者

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未得聞夫子之命實

自回也實有我在得使之也今得聞命未始有回也吾喪我可謂虛乎夫子

曰盡矣為汝安心竟吾語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不觸忌諱也遊於虛

南華經解內篇

何所入則鳴鳴亦虛不入則止止亦虛無門無毒虛豈有毒一宅與

虛為一體而寓於不得已谷神不死則幾矣猶有虛在絕迹易無行

地難無行地何藉汝遊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為待汝一聞以

有翼飛者矣無行地未聞以無翼飛者也翼且無地聞以有知知

者矣使為天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知且無天瞻彼闕曲終日闕一

俱者觀自在若波羅密多時虛室生白照見五吉祥度一切止應如

止應如夫且不止應無所住是之謂坐馳坐微塵裏轉大

作反筆解然上文一路推到極微極妙不應作反語與上下夫

文語氣俱隔但此種語非實證者不能言亦必不解其言也夫

狗耳目內通無眼耳鼻而外於心知無智亦必不解其言也夫

之德知其為敢之之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當知此處然合內外

要與此二句可合參

當恭敬作禮圍繞

是萬物之化也

我皆令人無餘

舜禹之所紐也伏義

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自絕迹易至此所謂致虛極

也文義深玄以內典證之自明故曰莊子佛之先聲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

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

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

寡不道以權成

無不以道而能權成者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

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無後患者惟有德者能之

吾食也執麤

疏食以自守也

而不臧

不求美味

爨無欲清之人

司火者不苦熱

今吾

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

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

南華經解 內篇人間世

九

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

此下勉其守義安命也守義安命則虛矣

天下有大戒

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

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

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

之忠之盛也

莊子何嘗畔名教不以忠孝為貴乎特哀世人之不可與莊語而恢掩言之耳故曰是不是然不然

而嘆知其解者之無人也

自事其心

真君宰大父母

者哀樂不易施乎前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有盛必有衰有生必有死闔闔往來自然之理

德之至也

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

循理而行

而忘其身何暇至

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知命則無陰陽之患

丘請復也

白也

以所聞下

告以為使之方所謂無用之用也

凡交

彼此益言

近則必相靡以信

遠則必忠

此

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本來妄則其信之也莫莫能莫則傳言者殃不免人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道之患且以巧二層戒遷君而強彼成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

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先泛說下文乃指使事說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則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喪則性蕩故危故忿設作無由之動無由之動無巧言偏辭以言角勝獸死不擇音之鬪氣息蕭然形容於是并生心厲實喪剋核泰至心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并生非但厲矣實愈喪矣

南華經解內篇人問世

三

而不知其然也但為風波所動耳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不但

道之患兼有陰陽之患矣故法言曰無遷令無遷君令無勸成無強成過度三層總益也東無傳遷令勸成殆事束無遷美成順而成之在久可以惡成強而不及改旋即悔改二可不慎歸重慎字入世開法莫妙於

標慎字與人道之患且夫此下仍結歸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固有所以養中虛而與之委蛇至矣何作為報也以求莫若為致命知其不可奈何此其難者何難之有人不肯安耳顏闔

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與之為無方法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

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

乎戒之慎之一戒慎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外與心莫若和內自雖

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無與和不欲出無示形就而入且為

顛為滅為崩為蹶無方而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有

而身危彼且為嬰兒下言順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

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則虛

女不知夫螳蜋乎下言無怒其背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再言無積伐而故美者以犯之幾矣

濱於女不知夫養虎者乎下言無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

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

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

南華經解內篇人問世

以筐盛矢以賑盛溺適有蠢童僕養馬者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

決去毀首碎胸毀碎首意怒有所至而愛有所忘忘僕之可不

慎結歸慎字此節就師道指點○首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

樂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

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飽觀之

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

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

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穢出蛙粉也以為

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樂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祖黎橘柚果

蘇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

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是可見莊生亦為予大用使

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

其相物也而也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也言其夢

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耶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隨遇而安

而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

保與眾異保其神非徒保其形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詬者不知譽者亦豈知之南伯

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庇其所賴

也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

南華經解內篇八闕世

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啞

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可已子綦曰此

果不材之木也以至如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

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

求高明也大家之麗也棟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旁

全邊者棺之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

適河祭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

為大祥也上二節就物指點支離疏者頤隱於齊同肩高於頂會撮指

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控鍼治癢洗衣足以餬口鼓箎播精米也足

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土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此節就人指出世間法也。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成而已入世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生焉而已出世也。而始入世也。免刑焉。生焉而已出世也。福輕乎羽。是法無此子。莫之知載。民鮮能舉之。禍重乎地。大皆火。莫之知避。誰人能出得。已乎已乎。歇即菩提。臨人以德。真人不露相。殆乎殆乎。一失足萬劫莫贖。晝地而趨。天隱在朝世避。迷陽迷陽，無傷吾行。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吾行卻曲。枉則直，曲則全。無傷吾足。猶有尊足者存。山木自

南華經解內篇 德充符

三

寇也。誰教汝自多其材。膏火自煎也。誰教汝自炫其明。桂可食，故伐之。誰教汝示人以

德漆可用，故割之。誰教汝驚世以高文。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

用也。結歸無用之用。○未段借楚狂之歌以結之。所謂非入世間非出世間法也。

德充符。德充於內而符於外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

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

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

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

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此層問其用心。彼兀者也，而王先

生。眾尊稱之。其與庸人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

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
無假 眞君眞宰 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 能爲萬 而守其宗也 不

四時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
同者 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

乎 德 點德 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
也 常季曰 此層問 彼爲己 彼自爲 以其知得其心 明 以其心得

其常心 性見物人 何爲最之 尊 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
止水惟止能止眾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

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
眞能守宗而全其生之始者 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

自能無懼於死生之際也

南華經解 內篇 德充符

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北宮黝孟施 而况官 五 天地 以天地

萬物 以萬物 直寓六骸象耳目 假借四大 一知之所知 眞知而

心未嘗死者乎 眞心 彼且擇日而登假 音格至也與 人則從是

也 人從而 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眞心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

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

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

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

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

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

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已猶與堯爭善，猶欲

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申徒嘉曰：自狀也，其過以不當亡，足

者眾，不服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自反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更難其人，惟有德，再點德字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喻世道之險，中央者

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幸免法網，惟有德者能安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

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

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莊子屢言十九年又曰：幾死，乃今得之，可

微其得之之難而養之更歷十九年之久，乃能逍遙遊而作是書以公諸萬世也。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也德，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謂不愧高弟也。魯有兀者，叔山無趾

南華經解內篇德充符

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

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

足者存，也德，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

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

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

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再點德字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

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詭詭，幻怪

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

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

刑之，桎梏天刑反對兀者，安可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

駘宅。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甯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飽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見聞不廣且而雌雄婦人丈夫合乎前。皆樂與處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使爲執政悶然而後應，汎而若辭。寡人醜乎。自慚形穢卒同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皆無其本矣。」三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四喻取妻者止於外，不復使。不供役使五喻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全德。再點德字之人乎。今哀駘宅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同窺乎其始者也。」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故不足

南華經解內篇德充符

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生滅滅矣，寂滅爲樂。人欲盡處，天理流行。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常樂我淨，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使日夜無卻，前後際斷，純亦不已。而與物爲春。三

六宮都是接日夜而生時與物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

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法也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坎不盈祇既平內保

之而外不蕩也不取於相如如不德者成和之修也人人具足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皆大歡喜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

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道矣今

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

君臣也德友而已矣闔跂曲支離形不無脤同說衛靈公靈公

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頸長貌視全甕窶大癭說齊桓公桓

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人反不美也故德有

所長而形有所忘通篇大旨人不忘其所忘所當而忘其所不忘所

南華經解內篇德充符

三

當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逍遙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

巧為商商賈眾人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

不貨所謂貨殖也所謂惡用商四者聖人有天鬻也天之天鬻

也者天食也多學而識之者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

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

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次段正言德充符也惠子謂

莊子曰人故固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

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

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無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

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為道日損損惠

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

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於外也勞乎子之精神外則散精勞則竭

精竭神散形且莫保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苦思天選子之形曰

天選豈惟不子以堅白鳴自鑿其德自負其形反不如兀者惡

惡且美好矣子以堅白鳴人之克名自全矣○未段承上文有人

好惡內傷其身德失而并形亦不能保也

大宗師全無體之體則得大宗師者道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亦是中庸知天知人之意而旨自別

為者天而生也所謂真人也庚桑楚篇所謂古之人其知有所

加矣知天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

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所謂畸人也庚桑楚篇所謂

南華經解內篇大宗師

天

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

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屍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

吾與之雖然有患語太分明便夫知有所待而後當而後行其

為友所待者特未定也託諸空言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離天

天即所謂人之非天乎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

是著封也非一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者天之所為何謂真

人○首段總冒也古之真人不逆寡不擊人之寡不雄成不矜己不暮謀同

筆呼一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

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音格於道點道字也若此非天下之至變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

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隘言若哇喻其耆欲深者其天

機淺非天下之至精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生不

死其孰能與於此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

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再點不以人

助天非天下之至神是之謂真人筆一若然者以下申其心志

安而其孰能與於此其容寂行而其籟籟天朴貌三句寫淒然似秋暖然似春

喜怒通四時三句寫真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二句寫真故聖

人下真人之用兵也亡國亡人而不失人心殺之而利澤施乎

萬世不為愛人利之而故樂通物非聖人也聖人以下皆是有

親非仁也仁人又下天時委運非賢也愈降利害不通非君子

也行名殉失已殺非士也名乃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真能

南華經解內篇大宗師

无

以殉人斯役人也至役人下極矣下文乃若狐不偕務光伯夷

以狐不偕諸人當之凡以禱真人而已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者也莊子謂事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而以諸子

然也凡此之類得其意忘再提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

其言是則善讀莊子者也足而不承非承與乎其堅而不觚也雖堅實而張乎其虛而不

華也雖虛曠而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濇乎進我

色也非浮華與乎止我德也吉祥厲醜乎其似世乎和光瞽放乎

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閑也悅乎忘其言也上申寫真以刑

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已克

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

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三也與人偕行而造高遠之地而人眞以爲

勤行者也人以爲勤行實則行所無故其好之也一善者吾其

弗好之也一亦善者吾其一也一信者吾其不一也一吾亦信

之其一與天爲徒渾然其不一與人爲徒曲當天與人不相勝

也上天人一理何勝之有是之謂眞人也再結一筆○次段表眞人

也死生命也其有旦夜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實

也自然之實理彼特以天爲父謂父爲天而身猶愛之保身而况其

卓乎乾爲父人特以有君爲愈尊乎已而身猶死之致身而况其

眞乎眞君也卓且眞泉涸魚相與處於陸三界皆陸相响以溼相濡

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性海無邊與其譽堯而非桀也相濡不如兩

南華經解內篇大宗師

三

忘相忘而化其道再點道字道即所謂夫一提申死生大塊載

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

吾死也夫再提申卓且眞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

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修假守空藏小大有宜猶

有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大情也眞以

空喻至道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此近佛家輪回之說其爲樂可勝計耶苦亦無量故聖人將日將謂遊於物之

所不得遜卓也眞也道而皆存無量無邊不生不滅善天善老

善始善終承上善生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

待乎卓也眞也道夫三提申道大宗有情有信非頑無爲無形

非色可傳有情而不可受無為可得有情而不可見無為自本

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故謂之神鬼神帝生天地之師在

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合六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

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故謂之大狶韋氏得之以下申可得而不

以證真人以也以絜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

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

吾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

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

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以下申可

南華經解內篇大宗師

受特言間道者以起畸人也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

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

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

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真人之亞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

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

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照見皆空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

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究竟涅槃殺生者不死生者

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

撓甯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故曰撓甯撓甯也者撓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

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文字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誦讀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目遇瞻明聞之聶許耳順聶許聞之

需役行而成之需役聞之於謳歌以咏之聞之玄冥深杳之中玄冥聞之

參寥空闊之際參寥聞之疑始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三段承上起下而連揭道字以明所謂大宗師也子祀子輿子犁子來以下皆畸人也所四人相與語曰孰能

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

之友矣庚桑楚篇云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

友爲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疾子祀

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真人一天人畸人尙未免於二

然已能棄人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齋肩高於頂勾贅指

而從天矣

南華經解內篇大宗師

三

天陰陽之氣有沴庚其心閒而無事跼蹐而鑑於井曰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子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子何惡

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

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

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

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

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

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女爲將奚以女適以女爲鼠肝乎以

女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

不翅同音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鏹，鉞，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

南華經解內篇大宗師

三

人。猗庚桑楚篇云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

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我猶爲

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而已反其真。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

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

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知是假借何難遺忘。反復終始，不知端倪，在運騰騰。芒

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逍遙自在。彼又惡能憤憤然

爲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依

曰。E。天之僂民也。雖然。吾與女。其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

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更醒道字相造乎水者。寗池而養給。相造

乎道者。無事而生定。道不遠人。故但能無事。便已生定也。故曰。魚相忘乎江湖。非

寗池而已。人相忘乎道術。非徒無事而已。子貢曰。敢問畸人。遊方之曰。畸人

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

小人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

喪不衰。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

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不惟知人。且將知天。惟簡

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

知就先。不知就後。不知死生。何計先後。若化為物。為水。以待其所不知之

南華經解 內篇 大宗師

化已乎。冰化且方將化。水化惡知不化哉。冰原方將不化。水即

惡知已化哉。冰化吾特與女。其夢未始覺者耶。水不是冰。冰不是水。且彼

有駭形。形有變而無損心。心不有旦宅。寓也。生特寄耳。而無情實。死非

焉。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簡之不得是自我所以乃。猶如此也。且也

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試就一身自頂至踵。是表至裏逐件檢點。誰是

吾且女夢為鳥而厲。同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

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真適意者獻笑不及排。獻笑

者不暇排去。安排排盡而去化。與化俱逝。乃入於寥天。哀樂不入

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者也。四段表畸人也。所謂知人之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也。助女意而子曰。

堯謂我女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也奚來爲軼只同

夫堯既已黥女以仁義而劓女以是非矣女將何以遊夫遙蕩

恣雖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

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

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失其知

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

我乘成乘其完成之質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女言其

大略吾師點師字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

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爲巧是乃所謂大宗

南華經解內篇大宗師

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

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

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

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

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此節言坐忘坐忘則幾於真人矣子輿與子桑友

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

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

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

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此節言安命安

命所以爲畸人也。○末段總結也。點明大宗師而以坐忘安命結之也。

應帝王神無用之用則能應帝王矣應帝王者德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

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

仁以要人亦得人矣心得人而未始出於非人未能出於天也泰氏其卧

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也信其德實也點

字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并忘乎天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

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常式也義度人義

爲式而立法度於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

也猶涉海鑿河海中鑿河萬無是理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

南華經解內篇應帝王

三

乎言治內也正而後行正己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夫何

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

以避薰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民必靈於物而可欺乎天根遊於殷陽

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

女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使我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姑與之爲人耳

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

壙墳之野女又何帛音謂法也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

人曰女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向道甚敏彊梁勇於

力物澈洞見物情疏明疏通明察學道不倦加以勤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

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史胥更番供事技係工技拘係奏功勞形怵心者也。且

也。虎豹之文來田獵取喻胥易。狻狙之便執繫之狗來藉繩繫

之也喻。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

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夫何為哉。化貨萬物而民弗

恃不識有有成功，莫舉名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使物自喜帝力於我何有哉。立乎

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首段言帝王之治貴有不顯之德篤恭而天下平也

惟德節證之。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

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

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

曰：吾與女既盡也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

南華經解內篇 應帝王

奚卵焉無雄則無種無心則無兆，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是有雄矣。故使人得而

相女有卵，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

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地靜萌

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吾見其杜權矣杜蔽之中動機已露。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

以天壤天動，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

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

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

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也平氣機也觀桓之審同審水為淵喻善

止水之審為淵喻杜德機流水之審為淵喻衡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曰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矣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所謂思

乎誰是也吾與之虛虛字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

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

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物

自而封吾心哉一以是終可與中庸子懷明德節證之無為

名尸也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連點無體盡無窮而遊

南華經解內篇 應帝王

三

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以無所得故亦虛再揭而已心無至

人之用心若鏡照見五蘊皆空不將不迎應點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

不傷度一切苦厄即所謂無為立德也德南海之帝為儻北海

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儻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

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

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南北海與首

有寓旨故以終篇焉七篇鑿七竅也蓋莊子自嘲也○未段更設喻以反結之

南華經解內篇終





0390

南華經解





南華經解

桐城方文通先生評

子敦吉厚之述



外篇皆宗老子之旨而發

駢拇老子後仁義而養生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生而有之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生於

後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

正也首先揭明先道德而後仁義之旨下三是故三且夫申言之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

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

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申仁義第為聰明之用是故駢於明

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

南華經解 外篇 駢拇

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

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

閒而做跬求也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

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

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申仁義失性命之情

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

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

憂也申仁義非人情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

者或有餘於數駢枝或不足於數斲之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

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鬻鬻也。申仁義令天下鬻鬻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

南華經解外篇駢拇

二

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申仁義失常而傷性且夫屬其性乎仁義。

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兪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臧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子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申仁義非所臧而揭無近名刑之意也昌黎曰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固宜此卻深知

南華經解外篇

老子後仁義之說殊不知仁義性之德也豈特煦煦子子之謂也

馬蹄老子所謂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而應帝王順物自然立乎不測之說也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別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羸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鈎繩哉然且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首段設喻起

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
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
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
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
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
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爲仁踉蹌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
漫爲樂摘擗爲禮而天下始分矣即告子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杯棬之意故純
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
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次
言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收首段陶匠毀道德以爲仁義聖

南華經解外篇

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
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以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闐扼
驚曼詭銜竊轡介倪驚曼有人立之意詭竊褻去也故此比盜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
伯樂之罪也伯樂收首段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
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
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蹌好知爭歸
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未段設喻收
胠篋老子絕聖棄知民利百倍而應帝王之緒也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縻固扃鑰此世
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惟恐緘縻

扁鐻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首揭大旨

下乃四以何以知其然耶推極之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

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罷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

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

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

國耶？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

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

威王凡十二世而有齊國也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

賊之身乎？一申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

南華經解外篇 胠篋

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龍

逢斬比干，剖萇弘，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

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

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

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

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

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

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

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

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

利盜跖也。再申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

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

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

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

仁義聖知耶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

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

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引老魚不可脫於淵國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

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

南華經解外篇 胠篋

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

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

矩擲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引老大巧若拙削

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矣彼人

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

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

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三申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

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

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

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
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竟。車軌結乎千里之外。
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
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罟罟。晉
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
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天
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
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
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栗之蟲。

南華經解外篇
在宥

七

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
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
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四申解此篇言特放肆而筆自奇橫也。

在宥

老子無爲之旨而應帝王之義也。

聞在宥即孟子勿忘勿助之義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

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
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
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
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
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

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鷺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耶是淫於色也說聰耶是淫於聲也說仁耶是亂於德也說義耶是悖於理也說禮耶是相於技也說樂耶是相於淫也說聖耶是相於藝也說知耶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鸞卷槍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感也豈直過一也而去耶乃齊戒以

南華經解外篇

在宥

八

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二字全篇大旨三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

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

可以寄天下貴愛云者不肯輕用其身以爲天下也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

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

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首段老子貴愛其身以託寄天下之旨貴愛無爲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撻人心

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言人心至剛劇彫柔而至剛

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

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昔者

黃帝始以仁義擧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讜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其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擧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岷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

南華經解外篇

九

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柄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也。段老子絕聖棄知之旨聖知有爲也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也。有爲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有爲之害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

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所謂致虛極。守靜篤也。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予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南華經解外篇
在宥

十

失吾道者。上見光。

鬼火也。

而下爲土。

野土也。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

反於土。故予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不可當也。遠我昏乎。亦不可遠也。人其盡死。

而我獨存乎。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齶然立。曰。叟何人耶。叟何爲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有爲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

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立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有為之意，同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僂僂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女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化。大同乎溟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不傳之秘也。孔子曰：書不盡言。

南華經解外篇

十一

言不盡意又曰予欲無言非欲秘之不肯言也實不可得而言也故必存乎其人之神明而默成也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三段老子歸根復命之旨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自以為為所以妄曷嘗出乎眾哉？因眾以甯。安字所聞不如眾技眾矣。知為也如眾則不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敢妄為也。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無豈獨治天下百為

姓而已哉。起下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

之人。起下是之謂至貴。大人無為之教。下言獨有之人若形之於景聲

之於響。同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

方。挈女適。復之。往撓撓。獨往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

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

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是為獨有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下言治天

人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

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

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

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一路推到天字止。莊子又何嘗欲掃

南華經解外篇

故聖人無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

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

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作為也。不

作意為之耳。而不可不為。非不不明於天者。有不純於德。不運於道

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

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王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

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未段老子為者敗之

篇特放

天地老子玄之又玄而大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天萬物雖多。其治一也。德人卒雖眾。其主

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在天曰道。在人曰德。同日玄。古之君天下

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也。名也。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

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

備。故通於天者道也。順於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義也。上治人

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

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

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一引夫子之言證之。以言玄道之大也。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

君子不可以不剝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

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

南華經解外篇天地

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

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

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

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不以

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再引夫

證之以言玄。道之神也。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

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窮其理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

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
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
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各如其分而已○
引夫子之言申之黃帝遊乎赤水言之北登乎崑崙言之丘而南望還
歸自北而南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言索之而不
得使喫詬言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
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以下歷引堯舜禹事證之曰許由許由之師曰
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
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
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使知索之

南華經解外篇天地

十四

也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
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
物絃同駭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
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有大宗可以爲眾父而不
可以爲眾父治亂之率也可以治亂是爲眾父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
也不免禍賊故不可以爲眾父此節證知索不得也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
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
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
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
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

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鵜居而鷄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此節證象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耶，無落吾事，偃偃乎耕而不顧。」此節

南華經解外篇

五

合證之也。○次段得玄也。而遞舉帝王言之。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二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原道也。太極也。物得以生，謂之德。原德也。未形者有分，謂也。一陰一陽之謂也。兩儀也。且然無聞，謂之命。善也。繼之者。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有物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所謂性也。謂之性。成之者。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泰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關戶謂之乾。喙鳴合，關戶謂之坤。與天地為合，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之德。同乎大順。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節論性命之理，甚精。秦漢以來，儒者不能及。惟宋賢乃說至此，不可輕視也。夫子證之也。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不然。不然，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

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心不無耳耳不者眾有形者與無形

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

所以也命聽有治在人事聽忘乎物聽之忘乎天聽之其名爲

忘已所謂至人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蔣閻勉見季徹曰魯

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

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

堂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

往投迹者眾蔣閻勉覩覩然驚曰勉也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

南華經解外篇
天地

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

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

乎德而心居心不動也矣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

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揜揜然用力甚多而見

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

不欲乎爲圃者叩同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

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桔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

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

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

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閔爲圃者

曰子奚爲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予以蓋眾獨絃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女方將忘女神氣墮女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陋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并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澹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

南華經解外篇天地

七

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女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女何足以識之哉諳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耶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諳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

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其利之之謂悅其給之之爲安恬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消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鬚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

南華經解外篇

太

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三段原玄也而雜引證之孝子此下哀其感俗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諂諛君親則而未共謂之不肖知此其必然耶起下意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以施世俗則皆不以爲道諛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耶世俗之人豈尊嚴於君親乎然之善之則不以爲諛諛何耶以上論人之惑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其名不受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詞聚眾以此而居是始終本末不相坐不相合也以交接其實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

承自處與夫人

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

與此輩論是非則亦俗人耳愚而不自居是愚也承論人

之至也

以上總言其愚也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

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

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

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

皇琴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

勝也以二缶鍾惑

此句只作以二人惑看

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

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

故莫若釋之而不推

與俗浮沉而已

不推誰其比憂

以上重厲之人下

南華經解外篇

天地

九

哀其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

猶未失性

故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

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其於失性一出與曾史行義有閒矣

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

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悒中顛四曰五味濁口

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

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

則鳩鴟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

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皖

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

囊檻亦可以爲得矣。○末段哀昧玄也昧玄故不免於惑俗而失性也

天道老子無爲而無不爲亦大宗師應帝王之義也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

南華經解外篇天道

三

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嚮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蓋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

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

人之心以畜天下也○首段總言外王內聖皆本於天道也夫帝王之德此下言帝王之

德以無為為尚也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

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

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上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

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下與下同道則不主上

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

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辨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

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

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

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此

言帝王之治當以明天為先也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

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

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

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

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喻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

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

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正意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刑有名。刑名者。古人之有之。而非

南華經解外篇
天道

三

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刑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道而語也。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辨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音者。引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甯。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

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其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次段申外王也帝王之要在刑政之末也孔子西藏書於周室。此下言書但能載仁

義之情非聖人道德之真也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

居天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

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

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

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

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

同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

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

南華經解外篇天道

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

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

之性也王成綺更引老子之言證聖人之有精也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

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

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

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

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

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雁行避景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

衝然而顙頽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也。不實也。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竊，竊也。夫子曰：更引夫子之言證。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

以爲之累，天下奮楫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者，道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

南華經解外篇天道

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也。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

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未段申內聖也聖人之精不在書

籍之文也

天運釋玄玄與玄德亦大宗師應帝王之旨也玄玄道也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臨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首段直指玄玄也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

南華經解外篇天運

五

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廉貞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次段直示玄德也北門成問於黃帝曰

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

南華經解

外篇天運

三

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華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

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三段譜 孔子西遊

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

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

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

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

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同聚弟子遊

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焉夫水行莫

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

則没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

南華經解外篇 天運

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

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

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

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

度其猶祖黎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

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鬻挽裂盡去

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

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

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

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不藏於心省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

南華經解外篇

天題

三

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貨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貨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鑿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變動不居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蚤蚤嗜膚則通昔同不寐矣夫仁義憺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辨名譽

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曰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

南華經解外篇
天運

五

老聃曰小子少進予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子語女三皇也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厲蠱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孔子謂老

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同知其故矣。

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取也。

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

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

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鷓之相視。眸子不運。

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

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

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

孺卵生魚傳沫溼生。細要者化生。有弟而兄啼胎生。久矣。夫丘不與人

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未段表玄德也。

南華經解外篇 刻意

刻意抱一之經養生主之訣也。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

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

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

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

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

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

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同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

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

地之道聖人之德也。○首段揭大意思明天故曰夫恬淡寂寞虛

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

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

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

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

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

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

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疲虛無恬淡乃

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

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

南華經解外篇刻意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

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

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

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次段歷引以證之也夫有干越

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并流無所不

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

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乎天倫野語

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

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末段結明要旨也

繕性老子常使民無知無欲而應帝王人閒世之繕也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首略言大意後五引古以概嘆之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

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

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一古之人在

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

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濞澆散朴離道

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心體與心識識所知也書所謂第八識心識即所謂第六意識知者見聞嗅嘗觸也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

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

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二古之所

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

南華經解外篇繕性

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甯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三古
之存身者不以辨節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
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
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四古之所謂得志
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
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
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與彼
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
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五

秋水

闡發道德大旨而
大宗師之綱紀也

南華經解外篇
秋水

三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天雨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
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
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眈洋向若海神
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
嘗聞少仲尼之間伏大智而輕伯夷之義者伏大義始吾弗信今我
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天方之
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
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
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天理矣知大理而後
爲大智行大
理而後天下之水莫天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
爲大勇

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對物言一人處一焉人卒眾也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對眾人言一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中國也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一問答兼知行言也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

南華經解外篇秋水

三

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算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明也今故同古遙而不悶撥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厚之殷盛也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

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天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天而天之，則萬物

南華經解外篇
秋水

三

莫不天。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驪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

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二三四問答揭大智以知言也。大智伏未段。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

南華經解外篇秋水

三

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惟大勇能行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騾若馳，無動而不

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五問答揭大義以行言也大義

伏次段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

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東大智至德者火弗

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

乎安危，甯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東大義故曰：天在內，人

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躋躡而屈伸，反要

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同馬絡

首實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

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六七問答兼知行言歸於天真以束上文也。○首段借河海問答和盤托出。夔憐虻，虻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虻曰：吾以一足

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虻曰：不然，子不見

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

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虻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

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

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有藉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

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

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縮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天

木蜚天屋者，惟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天勝也，為天勝者，惟

南華經解外篇秋水

三

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

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

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

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

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

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

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次段表大勇也。公孫龍問於魏

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

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辨，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

莊子之言茫然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登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同環。軒鱗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絜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天。樂惟大智故有大樂也。於是埴井之甃聞之。適適然驚。規

南華經解外篇秋水

五

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蛇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喏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

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爲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甯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承大智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

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鵯鵯子知之乎夫鵯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鳴得腐鼠鵯鵯過之仰而視

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申大智起大樂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

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

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

濠上也。證大樂。未段表大智也。老子無爲之旨而逍遙遊之緒也。

至樂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

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

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

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

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

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

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憎憎久憂不死

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甯。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

南華經解 外篇

至樂

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首段言富貴壽善非至樂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

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撇以馬槌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辨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

南華經解外篇至樂

三

髑深曠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閒之勞乎

○次段證

壽非至樂也一借髑髏喻之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

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纘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

浮之江湖食之鱖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
奚以夫饒饒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
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
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
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列子行
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惟予與女知而未嘗死
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豨得水土之
際則爲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爲鳥足
鳥足之根爲蟻蟻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
其狀若脫其名爲鵠掇鵠掇干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

南華經解外篇
達生

望

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輓生乎九猷晉芮
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甯青甯生程程生馬馬生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生死輪轉孰善孰
不善耶○未段謹

善非至樂也再
借髑髏喻之

達生老子致虛守靜之旨
而養生主之秘也

達生之精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
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
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
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
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

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
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
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
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子列子問關尹曰
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
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子語女凡有
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
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
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

南華經解

外篇
達生

墨

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
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
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
况得全於天平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鏤干
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
之形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
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精氣神三者道家
之三寶也○首段
示要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癯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
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

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瘵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

南華經解外篇達生

四

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證失

養於內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筵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櫜女

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之上則女爲之乎爲

疑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措同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

軒冕之尊死得於椽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疑謀則去之

自爲謀則取之所異筵者何幾也 證失養 於外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

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

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

夫忿滄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

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

鬼乎曰有沉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

者陪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

幸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

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

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蹶然而笑曰此寡人

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

消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

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視疾而盛氣十

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

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

十里鼃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人遊之以爲有苦而欲

南華經解外篇 達生

墨

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同濟水旋渦也俱入與汨借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爲鑲鑲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耶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鑲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

南華經解外篇達生

吳

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鑲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驚猶鬼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倮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次段示功候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寶同寶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

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女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女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龔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爲嘆乎？扁子曰：向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耶？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耶？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爲具太牢以饗之。秦九韶以

南華經解外篇

聖

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驪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末段嘆知言者罕也。

山木

老子和光同塵而人間世之旨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

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乃可免累

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

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人情如此材不材無一能免者也悲夫弟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

乎○首段免累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

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

南華經解外篇

異

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

雖飢渴隱約隱藏

猶且胥疏窺伺

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

且不免於巴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

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剗形去皮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

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

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

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

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

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

誰與爲隣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

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煽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次段

虛已也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

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旣彫旣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

南華經解外篇

山木

晃

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豪末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三段

歸朴也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

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翯翯狺狺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

不居得德行

不名處不處其德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

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于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

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

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四段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

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

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邑名人之亡與林

回假人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也價值與赤子之布

算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

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

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

南華經解外篇

至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至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

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也取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扈又曰舜

之將死真冷或曰同丁甯或曰其命禹曰女戒之哉形莫若緣

物緣與情莫若率情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

以待形不自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亦不以文飾待人擇交

也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衣不周係履履不完而過魏王魏

王曰何先生之憊也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

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

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閒雖羿蒙逢不能眇

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
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
之閒。而欲無憊笑。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六段孔
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
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
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揆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
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
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
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
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

南華經解外篇

至

天乎。所謂得命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始生即須用物皆是四達
而至。爵祿并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物之所利非自本有者也吾命
有在外者也。不能不取資於人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
哉。取必有道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
棄之而走。鳥知慎取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閒。不能不取於人閒也社稷存焉爾。
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所謂求之有道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
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
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
人之性。卽天性。非人之所能自有也。聖人晏然。樂也體逝而終矣。○七段莊周遊乎
彫陵之樊。覩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

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恍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諍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閒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彫陵而忘吾身，異鳥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八段戒見得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

南華經解外篇田子方

五

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九段毋自賢也。此篇真處世之藥石也。

田子方

老子歸根返朴而德充符養生主大宗師之旨也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

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直爲我累耳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斲見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嘆明日見客又入而嘆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嘆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同我也似父是以嘆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

南華經解外篇田子方

壹

以容聲矣

○首段累爵祿陋禮義德充符之旨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

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

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

也夫子辨亦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

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同無器而民

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

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

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

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同乎其

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也女也甚忘過而不留女服佩服之意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在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慙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耶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

南華經解外篇田子方

蓋

萌原始知生死有所乎歸反終知死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窺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偃藏也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汨也無爲而

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次

段一死生忘得喪養生主大宗師之旨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

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

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皆襲禮義之陋儒耳獨有

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

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申禮義百里奚爵祿

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申爵祿有

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申死生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

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也。舍外也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價值然

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繫礴，贏心也。無得喪君

曰：「可矣，是真畫者也。」申得喪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

鈞，非持其鈞，有鈞者也。常鈞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

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巨而

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同乘駿馬而偏朱

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

南華經解 外篇 田子方

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土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臧同臧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土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臧同臧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無箭祿心也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耶？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再申箭祿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已去之矢方遠而未至的方矢復寓。方發之矢當是時已寓於茲

南華經解外篇田子方

堯

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無死生心也今女怵然有眴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再申死生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耶？亡乎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躡

躋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問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申再死生爵祿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再申得喪○未段雜申前二段之意也

知北遊

老子知者不言而齊物論之緒也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

南華經解外篇知北遊

三

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女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

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之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子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天地

南華經解外篇北遊

庚

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首段原知者不言也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女形一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一女度神將來舍德將爲女美道將爲女居女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

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身非女有也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女齊戒疏澹而心澡雪而精神培擊而知夫道宵然難言哉將爲女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疆

南華經解外篇
知北遊

堯

思慮恟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辨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世俗所謂君子之道特其外焉者耳非至道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嗜醯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菴有理物且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之倫人之理也雖繁難而有理有倫雖難所以相齒不可厭惡乃人之所以齒也齒序聖人遭之而不違順其倫過之而不守過則化耳不調而拘守之也

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同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殺。

墮其天裘。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天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合下至不至看之所務也。此眾人

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知者不言論則不至。言者不知明見無值。凡自謂明

見者皆無所值辨不若默。惟在默而識之耳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

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礫。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

南華經解外篇知北遊

空

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况。女惟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闓。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次段不得已而崖略其言也。柯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凡闔戶晝瞑。柯荷甘日中參。開也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

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子僻陋謏訑故棄子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堀弇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能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

南華經解外篇

知北遊

空

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且不可知如何可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問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同熟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

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再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焉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再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耶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猶且生聖人之愛人

南華經解外篇
知北遊

壹

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也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惟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

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強欲齊之物
論不可齊也

○未段掃去語言而
齊之以至言去言也



南華經解外篇終

南華經解 外篇

三





0390

南華經解





南華經解

桐城方文通先生評

子敦吉厚之述



雜篇亦闡發內篇之旨而終以自序之文也

庚桑楚專闡養生也

老聃之役也。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

南華經解雜篇 庚桑楚

一

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示於人也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鱖爲之制步；仇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擊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也，獨也而離山則不免於呖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堯舜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墻而

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阨，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閔，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趯蹙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女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耶？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趯曰：全女形，抱女

南華經解雜篇
庚桑楚

二

生，勿使女思慮營營，趯勉聞道達耳矣。於耳但達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蠟，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趯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趯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南榮趯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趯俯而慚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趯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趯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

吾因以得女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女自灑濯孰同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韞韞於外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將強制其內。內韞韞於內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將強拒其外。初學每不免此病。外內韞者。道德不能持。雖有道德。自而况放同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心尙未病若越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

南華經解雜篇庚桑楚

三

人而求諸已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噉。不噉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掇。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攬。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至人不外乎兒子。大人不失其赤子。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首段述老子之言也。養生之要。不過藏身深眇而已。藏身深眇。不過無使思慮營

營而已是之謂至人是之謂兒子也宇泰定者一日定示發乎天光慧生於發乎

天光者人見其人兀然而有修者善薩乃今當下有恒常住有

恒者超凡入聖也人舍之人見其人天助之發乎天光人之所舍謂

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辨知者

道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辨者辨其所不能辨也知止乎定

其所不能知至矣渥槃究若有不卽是指上者天鈞敗之動則

也備物以將形外順藏不虞以生心內安敬中以達彼若是而

萬惡至者外魔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魔自消不可內

於靈臺心無所住則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

也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心恰恰無以上發

南華經解庚桑楚

以定者塾之互以成文耳不見其誠不定已而發狂慧每發而不當不定無

業入而不舍癡造每更爲失恩冤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發而

也人得而誅之舍也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業入而鬼得而誅

之天不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三界獨券內者明心見

也內助也行乎無名定券外者迷頭逐影志乎期費求多行乎無名者

惟庸有光慧光常照志乎期費者惟賈人也數他珍人見其跂

而立耳猶之魁然實不魁然與物窮處也者物入焉我皆令入

而滅度之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

親者盡人人盡仇之也五兵莫憐於志鎮錮爲下寇莫大於陰

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六句申鬼誅

道通二曰通原性宗也其分也所立照其成也毀也生滅無所

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六根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互攝

也故出而不反見其鬼死海也出而得在也是謂得死滅而

有實鬼之一也得死則滅而真實者不生不滅雖見鬼而以有

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上言道本通而

出無本無本入無竅竅實故無有實實經心經所謂實相非相中虛通

佛老之見高妙不知聖賢所得更精實於彼也而無乎處無中

有長而無乎本剽頂上二句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合頂出

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六合皆通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萬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而無見其形如

南華經解雜篇庚桑楚

也 是謂天門實也通也申天門者無有也非相萬物出乎無有

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非非相也聖人藏乎

是所謂藏身深眇也諸古之人三曰知剖其知有所至矣至者

也 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真實不二至矣盡矣弗可以加

矣謂真人也其次其次其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

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

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屍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

友謂畸人也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以所戴之甲

氏也貴姓著封也以所封之非一也氏雖不同為公族也以

明也更合齊物論參之有生賦也無明也齊物論所謂生披

然曰移是所謂是非也嘗言移是下中是非之非所言也下文

特喻言耳故雖然不可知者也在人自臆祭者之有脆胫可散

而不可散也散胫而及脆胫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觀

而適其偃明為是舉移是以上二事喻之耳請嘗言移是以下

移是以生為本行也以知為師行為識因也有因以乘是

非有知則有果有名實識緣名色也有是因以為己質名色緣

自是其使人以為己節觸受愛取也因以死償節有生老死也

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也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

之人也對起句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均迷覺體也此節十二

其理耳在慧者躡市人四曰道示之足以下喻則辭以放驚兄

南華經解庚桑楚

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

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猶言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

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猶外六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

者猶內六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

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猶下

言法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

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法生於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識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法也動無非我之謂治法也名相反

而實相順也無法即法拜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有

法在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無法示人夫工乎天而假遠乎人者惟全

人能之惟蟲能蟲喻法空也惟蟲能天何天惡人之天與天

本而况吾天乎人乎况自視也法空天人一同也一雀適羿下猶言空也羿必得

之威也空不空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喻空空也是故湯以胞人

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

而可得者無有也空空則無所好無所好何可得而籠之也介者搆畫外非譽也空

則非譽外矣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也空空則死生遺矣夫復同謂同不

餽而忘人空空則不以服習之末節相餽酬忘人因以為天人矣忘人而同乎天和矣故

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猶

言不空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

南華經解雜篇徐無鬼

平氣下重示以要而結歸至道也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

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示津要竟。次段莊子自言之也文與旨幽分節據內典以詮慧者善領焉莊

子文極詭變而法極嚴密通其法則其文可知而其理可得矣他書皆然未有不通其文法而能知其理者

徐無鬼雜發內篇也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

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

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

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

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

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

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佚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中國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拄乎鼪鼯之徑踰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

南華經解雜篇徐無鬼

八

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

○首段齊物論人間世之

緒也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慈韭以賓寡

人久矣夫今老矣其欲於酒肉之味耶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

耶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

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耶徐無

鬼曰天地之養也生人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

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

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惟君所病之何也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

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

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超形成
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陳於麗譙高樓之間無徒驥

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

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

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

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次段養生主應帝王之緒也黃

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

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

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

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

南華經解雜篇徐無鬼

九

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

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

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

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

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

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

稱天師而退○三段大宗師應帝王之緒也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辨士無

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

高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
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

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勤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分言之則有諸士之輩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總嘆諸士也莊子曰此下慨眾論之不足據而嘆至言之難得解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耶或者若魯遽者耶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

南華經解雜篇徐無鬼

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未能得聲音之真君也且若是者耶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辨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聞也不以完鬻其子爲鬮故躄之耳其求鉞鐘也以束縛其求唐也亡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閻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麗於岸也而足以造於怨也以殘足之人而寄身異地舟上未登岸而夜與舟人鬪適足以受人之辱而已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人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

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常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四段總論之也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

南華經解

雜篇徐無鬼

七

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回○五段齊物論應帝王之緒也吳王浮於江登平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願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女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同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六段養生主人問世之緒也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

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
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七段德充符人問世之緒也仲尼之楚楚王觴之
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
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
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辨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
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
知者辨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
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

南華經解雜篇徐無鬼

三

賢而况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備矣莫
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
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八段齊物論子
大宗師之緒也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
柎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柎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
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
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
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女何足以識之而柎祥耶盡
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胖
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耶吾所與吾子遊者

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攫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則易於是別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九段養生主八問世之緒也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爲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惟且

南華經解雜篇徐無鬼

三

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視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十段應帝王之緒也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總言之不過三種而已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

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暖姝姝也濡需者豕彘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圃奎蹄曲隈乳間股腳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說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冀州得其

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
謂卷婁者也是以卷下申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
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
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
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舌之真人此下闡發道之大源出於天也以天待之不
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藥也其實堊也枯梗也雞癰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可可勝
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惟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惟
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
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

南華經解雜篇徐無鬼

西

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攬也恃源即其天也而往者也故水
之守土也審景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守源也故目之於明
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失源也凡能其於府也殆殆
之成也不給改過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緣功則非源矣其果也待
久待久則非源矣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而已不知
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源也而後善博也人
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源也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
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
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
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

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源也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也。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

大不惑。○未段總結之也。

則陽。雜發內篇也。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

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伏下彭陽曰。公閱

休奚為者。耶曰。冬則擗繫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

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伏下用夫

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

南華經解雜篇則陽

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渴者反冬乎。

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

人。夷節正德。公閱休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

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

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并立。而使人

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歸之如父子也。而一聞其所施。其於人心者。

於用智之。於用智之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此下言聖人不自知其為聖而人聖

性之也。性之也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歸根搖作。

夫物。夫物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人名之曰憂乎知。而所行

恒無幾。反言以智之不可恃也。無德而有智是也。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禱

人與之鑑人見其美也不告則不知不自知也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

不知之若聞之告則聞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

無已性也聖人言正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

之亦無已性也舊國此下言人之所以命之曰聖人以其為人之所歸向者也舊都望之暢

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

也眾知以十仞之臺縣眾聞者也再相氏此下引古聖人證之得其環中

以隨成隨物而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環中不

化者也闔嘗舍之又反夫師天而不得師天以智則不得師天矣與物皆

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以智之故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

南華經解雜篇則陽

夫

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泄其合

之也若之何嘆物物者之不湯能合古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猶

意為之傳輔也之從師而不圃師天而不得其隨成所謂得其環

為之司其名司御門尹之名是名贏法餘法得其兩見名仲尼

能合古之盡慮為之傳之因物付容成氏曰又引古聖人除日

無歲無始終也無內無外無內外也所謂天也一也環中也魏瑩

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

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

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
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

既十仍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於王也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察也，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上同，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

南華經解雜篇則陽

七

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次段逍遙遊之緒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妾登極者。升屋望人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消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三段人問世之緒

也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也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四段應帝王養生主之緒也相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女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宰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災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

南華經解雜篇則陽

爲殺人榮辱立。所以殺人以榮辱故然後觀所病貨財聚。所以盜以貨財故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五段人間世應帝王之緒也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

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

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六段齊物論仲尼問於太史大弑伯

常騫豨章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

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耶大弑曰是因是也伯常騫

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豨

章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

似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

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七段齊物論之緒也少知問

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也公論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

南華經解雜篇則陽

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

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

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天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

主主於中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正於外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

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天人不賜故德備萬物

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

有變化禍福滄漭無門也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惟人所召也自殉殊

面各殉其是如面之不同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

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豈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

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

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

南華經解

雜篇則陽

子

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祖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

極○末段總言之而暢發其旨也

外物專聞人間世也慮人不解其旨流為猖狂故終望夫忘言之人也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

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

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

憂而曾參悲上言外患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

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木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

兩陷陰陽俱陷而無所逃墮蟬不得成憂鬱於中如蟲之蟄於地中故擬以墮蟬心若縣

於天地之間鬱同慰鬱沉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也水

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形未死而天已喪矣上言內患○首段總言入世之難足

以殺身傷性也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

南華經解雜篇外物

三

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

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

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

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

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

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次段嘆求助之難也任公子為大鈞巨綱五十犗

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

食之牽巨鈞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

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也浙自制河也以東蒼梧

已北莫不厭同若魚者已而後世輪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

也夫揭箆趣灌瀆守鯢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千縣
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
世亦遠矣。○三段嘆經世者之無其人也儒以詩書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
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裾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
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
控其頤谷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四段傷儒術之大壞也吁今不以詩書發冢者幾何哉可慨
也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
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伏下矜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
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女躬矜與女容知斯爲君子
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

南華經解雜篇外物

三

忍一世之傷而驚即矜萬世之患抑固窶耶豈以貧窶而爲之耶亡其略

弗及耶抑志太奢大而無惠以歡不忍一世之傷原爲驚乃以

之患自矜於其才略以及之耶終身之醜而爲終中民之行進焉耳進於中相引

以名相結以隱所謂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

其載焉有所載即是驚驚即是矜終矜爾○五段戒矜也宋元君夜半

而夢人被髮闐阿門曰子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

源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

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

曰且之罟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

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劊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巴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劊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巴大智不明也而畏鵜鶘小智也

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當作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萬人謀之○六段去智也惠子謂莊子曰此下言處世貴子以無用為用也

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天地非不廣且大也

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惠子曰此下言以無用為用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莊子曰此下言以無用為用乃可逍遙以遊於世也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

南華經解雜篇外物

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遁流

火馳而不顧決絕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

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

今之世夫孰能不波惟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

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

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

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穹之日夜

無降人則顧塞其實胞有重闔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

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亂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

眾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鏹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至是時也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默可以補病皆賊目昏不見意可以休老甯

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聖人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賊世聖人

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

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濱門有親死者此下傷泥迹者之多而嘆知言者之難遇

也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

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於窾水諸侯

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踏河筮者所以用也在魚得魚而忘筮蹄

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

南華經解雜篇

五

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未段結言處世之要而重嘆知言之難遇也

寓言合列御寇為一篇凡例也

寓言十九譬喻以寓意之言最多重言十七引重古人之言次之卮言日出和以天

倪自己斟酌而出之言間亦有之但與天倪相和而已寓言十九藉外論之假託之言親

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

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

人情如此難與莊言上申寓言重言十七止人之論也所以已言也是為者艾猶引

孔老之言是也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年徒長而無功

德名望者不得為者艾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

人上申重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

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上
危言○首段發凡例也寓言重言危言諸篇立言之例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非勤志服知也而其未之嘗言特不肯言耳孔子云謂孔子如此也夫受才乎大本受全德於天復靈

南華經解雜篇

五

以生

復有非常之聰明智慧

鳴而當律言而當法

而其言必準乎法律

利義陳乎前

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他人之賢者只能服人之口而已

使人乃以

心服而不敢違

逆也

立定天下之定

孔子使人心服以為萬世之定論

已乎已乎

吾且不得及彼乎

不敢妄比孔子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

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同及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

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

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蚤蚤相過乎前也

引此以證孔子之謝之也以上

謂孔子知之而不言以定萬世之正論也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

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

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有生

私故

有為死也勸公

死則大公故可為生者勸

以其死也有自也

常人之見以死自於生

而

生陽

強陽也無自也

無自也

而生則

而果然乎

掃去

惡乎其適惡乎其

所不適天有厭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眾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子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南華經解雜篇

五

明已所言之有為也所以言之旨也○次段自道作書之原也

陽子居南之浦老聃西遊於秦

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女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糞而五糞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女何為驚己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

貴老而整也。其所患使人輕老忘患而敬已也。夫饜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

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

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公，吾是以

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女處已，人將保也。聚守也。女矣，無幾何而

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

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

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女曰：人將保女，果保女矣，非

女能使人保女，而女不能使人無保女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

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女遊者，又莫女告也。彼所

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

南華經解雜篇

三

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二節證自炫之招累也。

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

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緩十年而緩自殺，其父

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柏之實矣。

墓柏已實，死之久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也。

故使彼弟夫人，弟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兄也。齊人之

并飲者相掉也。既有井，卽難禁人之飲，喻旣好言卽難禁人之責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

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

安。此節證好言之招責也。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二句括本旨。知而不言，所

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指孔天而不人以上
其不得已而放言之而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
已失乎天而之人也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此謂離言之
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
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傲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
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
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後人
莊子者多矣不知莊子早自責而自悲之也其自悲也其深於
為人悲也世有悲莊子之悲者庶幾可與讀莊子也夫而後之
人徒奇其文之恣肆意女自汝為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儻悲已
之高曠而已悲哉乎之徒託於言不如忘言而歸根反命之為得
也○三段明己之不得已於言非好辨者也宋人有曹商者為

南華經解雜篇

五

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
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
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
癰潰座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
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
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坡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
事華辭以支支離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
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言民順汝予頤與抑自求其誤而可
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同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
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不樂與雖以士齒之

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眞人能之二句括本段大旨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

南華經解雜篇

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言其安能以貴交賤如唐堯之於許由也賤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心中有眼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心有毒之至也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鬻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有才者每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無用者每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三句所謂六府也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

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爲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矣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四段明己之遜述世緣聊曼衍以窮年也以不平其平也不平也以不平之言平之也寓言也以不微也以不微之言微之也重言也明者也惟爲之使爲天所使耳所謂厄

南華經解雜篇

三

言曰神者天倪也徵之所謂和以天倪也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特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所謂非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也○未

段應篇首以結之也

天下自序也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

四愈降愈下是也。百官以此相齒百職。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

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亦養民之道。古之人

其備乎。古之所謂道術，備乎天神至聖君子百官與養民之事也。配神明，酌天地，育萬物，和

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

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所謂百官養民之理也。舊法世傳之史，尙多

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所謂仁義禮樂之迹也。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

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

稱而道之。其緒餘也。見於百家之學也。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

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各得一察之明，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

南華經解雜篇

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

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窺察也。一察也。所謂坐井觀天，以蠡測海也。

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

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術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首段原道術之不同於方術也。後世之學者

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

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己之大

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

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

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儉故無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轂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陘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跋脛無毛沐甚

南華經解雜篇

天下

三

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箭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也主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跋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舎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
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不令相犯爲始。語心之容。命之
曰心之行。以脯也。柔也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欲以柔調者爲海內
也。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
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
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
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活天下也。圖傲乎。自負不羣意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
物。必自食其力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言其無益不如已耳以禁
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南華經解雜篇
天下

三

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
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
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
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可
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
棄知去己。而緣於不得已。泔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以不
知爲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故薄知以爲謔。放蕩近於傷物也。無任。以無任爲
然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
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
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

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慮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竄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觔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趨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

南華經解雜篇
天下

言

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獨謂之真人莊子所宗者也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并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

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躡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此莊子之供狀也○次段應叙道術之裂爲方術并已而列之也惠施多方不專成一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厥物之意曰此下是惠施曉辨者之言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六千里天與地卑

南華經解雜篇
天下

壹

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辨者天下之辨者相與樂之此下是辨者應惠施之言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圍此下申辨者公孫龍辨者

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辨者之

囿也惠施此下申曰以其知與人之辨特與天下之辨者為怪

此其抵大也然惠施此下論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

乎施存雄自而無術不通道術亦南方有倚同人焉曰黃繚問

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

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

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蚿之勞者也其於

物也何庸也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能充於一尚惠施不

能以此自甯而彼不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辨為名其病惜

南華經解雜篇

姜

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景

競走也悲夫末段以惠施

輩反結之也

南華經解雜篇終

先大夫諱潛字魯生一字碩存學者私諡文通先生咸同間以
布衣厯主膠西培文書院與同時俊良峯相國吳竹如侍郎締
交講求性理之學所著毋不敬齋全書三十一卷內有論莊大
旨並刊行世茲就不肖少時趨庭授讀本益以同邑馬君通伯
暨伯兄心齋手錄批本互勘而裒述之顏曰南華經解而以書
郭註本後及總評五則列卷首凡通篇旨要字句全○全
段節旨要旁●旁——前後呼應誌以△間小○者提筆也斷
以、者一者∟者別層節分段落也玄奧難解處間援聖經佛
典詮釋之都期便於玩誦也世有好其文而欲求其解者得此
本尋繹之當有所啟發而先大夫平生所為探本之學亦將於

南華經解 卷尾

是見其端焉光緒丙申九月敦吉謹識

天津圖書藏
市書章
齊全書三十一卷內有論莊大
旨並刊行世茲就不肖少時趨庭授讀本益以同邑馬君通伯
暨伯兄心齋手錄批本互勘而裒述之顏曰南華經解而以書
郭註本後及總評五則列卷首凡通篇旨要字句全○全
段節旨要旁●旁——前後呼應誌以△間小○者提筆也斷
以、者一者∟者別層節分段落也玄奧難解處間援聖經佛
典詮釋之都期便於玩誦也世有好其文而欲求其解者得此
本尋繹之當有所啟發而先大夫平生所為探本之學亦將於

南華經解卷尾



0390